

我的一次“做贼”经历

□聂士俊

三十多年过去了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的那次“做贼”经历，仍历历在目。或许根本没人记得此事，但我还是难以释怀。

那年，我十岁左右，在一所乡村小学读书。一有时间，便和同村的小兄弟们玩耍。我居住的村庄不大，没有他姓，要么我辈是堂兄弟姐妹，要么父辈是堂兄弟姐妹。各家的亲戚，便是整个村庄人的亲戚。若一家来了亲戚，全村的人都出来相迎，亲热的打招呼，常作陪吃饭。

本家兄弟坤，和我相处很好。春天到了，我舅舅家的房梁上，两只可爱的泥燕，一口一口的衔着泥，垒起一个燕窝，形似花瓶，这种形状还是难得一见。我便邀坤哥前往观看，我们兄弟俩一路欢笑，看了燕窝。当然，也品尝了我舅舅家的美食，因为我舅舅一贯是好客之人。

礼尚往来。作为孩子，我们也是懂的。一

次，坤哥主动邀我去他的舅舅家，我欣然答应了。坤哥的舅舅，和他姥姥分家居住的。我们来到了坤哥的姥姥家，老人家独居一人，我们的到来，也让坤哥的姥姥格外高兴。老人家立刻张罗着烧点好吃的饭菜。姥姥忙去了，坤哥建议到后院他的舅舅家转转，我同意了。他舅舅家的门开着，我们进去了，屋内没人。过了一会儿，坤哥的舅妈回来了，看到我们俩，表情冷淡，已经记不起她是否向我们打招呼了。

她走进里屋，然后又转回来。突然，她脸色一沉。大声吼道：“我放在桌子上的十元钱哪去了？”下面的举动，让我终身难忘。她铁青着脸，转向我。说一定是我偷了她的钱，我看着坤哥，他也一脸的无奈，但肯定不会怀疑坤哥的。是的，那时，我家很穷，但我的家规极严。我们兄妹几人，从未拿过别人家的一针一线。此刻，我的

委屈，瞬间化成断了线的泪珠，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坤哥的舅妈不依不饶，先是搜了我的口袋，没搜到。当然，不会搜到，我根本就不知此事。接着，她看见我戴了一顶棉帽，当时是冬天，她手脚麻利地摘下了我的棉帽，把帽里翻了朝外。我崩溃了，这是我的奇耻大辱呀。

我跑出院子，朝我家的方向奔去。坤的姥姥知道了此事，追出村子，拉住了我，安慰我吃了饭才走。由于我不确定回家的路，我留下了。那顿饭，我知道坤的姥姥，饭菜做得很香很香，可我吃得好苦好苦。

这件事，尘封在几十年的记忆里。我从未向别人提起过，包括我的父母亲。现在，我把这段记忆，从我的大脑存储空间里调出来，拉进回收站，做一次彻底的清空。释放出这块空间，去记忆更美好的东西。毕竟，我是被做贼的，我坦坦荡荡。

孩子考了低分以后

□佟雨航

女儿放学回到家，一脸的闷闷不乐。我问她：“怎么啦？和同学闹别扭了？”女儿没有答话，慢吞吞地从书包里掏出一张数学试卷递给我。我打开试卷一看，脸色不禁一沉：65分！我简直无法相信，这分数也太低了吧！自女儿上学以来，还从来没有考过如此低的分数。

也许看到我脸上的变化，女儿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：“妈妈，你狠狠地骂我吧！我让你失望了！”我知道自己在女儿面前失态了，于是深吸了一口气，又恢复到往日慈母的形象。我温柔地把女儿拉进怀里，打趣地说：“难道在你眼里，妈妈就是一个‘暴君’吗？”

女儿被我的话逗笑了，她仰着小脸说：“妈妈，我考了低分，你怎么不批评我啊？”我说：“难道妈妈批评了你，低分就能变成高分吗？关键是我们要从这次考试中吸取到什么，领悟到什么？”我问女儿：“这次考试考了低分，你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吗？”女儿脱口而答：“我做题太马虎了，很多题都会做，答案却算错了！”我低头看了看卷子，果然，有多道应用题列式、步骤都正确，但得数却是错的，老师只判了半对，丢失了不少分数。

我继续问：“还有其他的原因吗？”女儿想了一下，红着脸说：“我最近有点骄傲了！所以……”女儿一说，我也想起来了，前段时间女儿参加学校的数学竞赛得了全校第一名，自那以后女儿就有些飘飘然忘乎所以了，不止一次对我说她数学打遍全校无敌手。我当时就告诫她要谦虚不要骄傲，可惜女儿全当了耳旁风。这不，“骄傲使人落后”那句老话很快就在她身上应验了。女儿接着说：“妈妈，我以后保证再也不马虎大意了，也不骄傲自大了。”

看到女儿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我趁热打铁地鼓励她说：“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就好，其实这也是对你心理承受能力的一次检验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这次考砸了不要紧，还有下次，只要端正学习态度，我相信你下次一定会给妈妈一份惊喜！”那次谈话以后，女儿果然慢慢改掉了马虎大意的毛病，期末考试，女儿数学和语文都考了满分。

其实，孩子考了低分，没什么大不了，家长也不要大惊小怪的。家长不要一味地批评打击，要与孩子平等沟通和引导，帮助孩子树立信心，正确对待考试分数，做到“胜不骄，败不馁”。

哭唱的习俗

□王富强

哭是哭，唱是唱，能把哭和唱结合起来，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

这是家乡流行的一种传统习俗。所谓哭唱，就是在哭诉的过程中，听起来像唱一样，措辞间抑扬顿挫，带有音乐的旋律和节拍，似哭非哭，似唱非唱。

在一般情况下，哭唱在两种场合出现较多：女儿出嫁和丧葬时，但这两种哭唱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。

女儿出嫁时哭唱是悲喜交加的，这时需要注意把握好调子，不能全部按照悲伤的情绪来哭唱。常常是母亲唱主角，内容都是对出嫁女儿的思念、关心和忧虑，把心中所思所想全部哭唱出来，似传统戏剧里的哭腔，但又不似哭腔那样的呆板和做作。女儿只是个配角，根据母亲表达的内容做些迎合。站在旁边的人也会时不时地劝上一句：“别难过了，都养这么大了，还能养一辈子吗？”“放心吧，自己会过好日子的……”母亲在众人七嘴八舌的劝说中，顺势而下，止住哭声。这时的哭唱只是传统习俗的需要，如果哪家女儿出嫁没有人哭，会遭到村民们的背后指责。再说了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，有什么好哭的呢？女儿出嫁了，又不是泼出去的水，常回家看看不就行了。

丧葬时哭唱的语调是悲伤的，哭唱人根据自己的情感的起伏变化，声音时高时低。一哭三唱声凄厉，一唱三叹裂心肠，听起来哀怨凄婉，如泣如诉。还有少数人情到深处时，甚至会选择一些夸

张的动作做衬托，捶胸顿足、击掌拍腿、以额击地。哭得撕心裂肺，唱得沙哑闷声，相劝的几个人拉都拉不住。而且哭唱与动作之间相互交融，自然衔接，像决堤的水一泻千里，顺畅淋漓。此时，哭唱人从内心世界所迸发出来的真情实感，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和感染力，流动的空气仿佛也停滞下来，弥漫着一股悲伤的氛围，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。

别小看这简单的哭唱，需要长期的生活积累，需要对场景的调控和把握，做到随机而发，触景生情。记得本村有两个生活多年的姐妹，姐姐要出嫁了，妹妹多少也要哭几声，年轻的妹妹曾经咨询过母亲，母亲告诉她一些基本的方法和技巧。但在哭唱的过程中，妹妹没有把握好措辞，竟然哭出一句：“我-的-好-姐-姐-耶。”许多在场的老年人马上出来制止：“别瞎哭了。”她把喜事当成丧事哭，这哪行呢？

哭唱是家乡人们表达喜怒哀乐的一种方式，没有固定的曲调，灵活机动；没有固定的唱词，信手拈来；没有固定的内容，有感而发。它与地域习俗有着紧密的联系，在村里乡间广泛流传，深深扎根在民间传统文化里。

现在在我的家乡，也只有像母亲这样的老年妇女才会哭唱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似乎只会哭不会唱了。看来哭唱的习俗总有一天要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。

月夜瓜棚

□刘早生

小时候，每年父亲都要种几亩地的西瓜，种的是那种又长又大，名叫“马兰瓜”。家乡穷僻，西瓜并不好卖，每斤才三两毛钱，记得有一年五分钱一斤都没人要，许多瓜吃不完只能烂在地里。母亲常常埋怨父亲说，种西瓜最是费人工，到头来钱没赚到划不来，不如种季水稻，活也省了好多。可父亲总是笑着说，西瓜是不好卖，可挣了自家几个小娃儿的嘴。父亲说得在理，母亲末了也只好同意。

父亲到镇子上买回西瓜种子，用温水浸泡一天一夜，淘洗干净后沥干水，用湿的细纱布包好，放碗里，再用个小小的碗盖好，放到灶台上催芽。灶台的温度刚刚好，三四天的样子，芽就露白了。芽催好就可下种，几天后，一株株顶着籽壳的小苗破土而出，两片还未完全张开的嫩绿的叶子上带着露水，肥嘟嘟的，可爱极了。

待到早稻抽穗扬花，莲花盛开时，西瓜长成海碗大，皮色由深青变得微微泛白，有了光泽，瓜柄刚毛日渐稀疏。这时，父亲忙着搭瓜棚，在西瓜成熟时守瓜用。因为村子里种瓜的不多，加上村里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又多，难免会有偷瓜的事发生。瓜棚就搭在瓜田的一角空地上，正好不远处有棵枫树，白天可遮阴。棚架用几根杂木搭成，顶上盖一层厚厚的茅草，里面放一张宽竹床就可以了。

暑气越来越重，西瓜陆续成熟，又是农忙时节，瓜棚就成为村里人歇脚的好去处。一个十几斤重的瓜两三块钱，村里人都愿意来地里买瓜。想吃瓜的，自己到地里挑个甜熟水多的，称过，砰的一声破开，露出鲜红的瓤，端起一块大口地啃，饱满的汁液溢出，沿着下巴往下淌，一身的暑气劳累也消退了下去。

每天晚上，我和父亲轮流值守瓜田，我值守上半夜，父亲则值守下半夜。我喜欢有月亮的晚上，光着身子，躺在竹床上，夜风习习，送来一阵阵西瓜成熟时田间特有的味道。

父亲常常在月亮西斜的时候来替我，那时夜露渐浓，天空朦胧一片，没有了先前的清新瓦蓝，知更的水鸟发出“咕嘟咕嘟”的叫声，叫一会儿又沉寂下去。我闻到父亲浓烈的旱烟味，感到异常亲切。这浓烈干爽的味道似乎含有一种暖人的东西，使我依恋不已。父亲见我睡不着，就给我说一段故事，那些故事在这寂寞的村子不知流传了多少年……

虫声停歇，群山寂寂，我不知何时在父亲的臂弯里沉沉睡去。